



西方哲学研究丛书

往昔被忽视的力量： 以赛亚·伯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张圆著

ISBN 978-7-5093-9222-2
定 价：32.00元

本书是关于赛亚·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作者通过分析伯林对民族主义的批评，揭示了他独特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伯林对民族主义的批评，第二部分分析了伯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第三部分则对伯林的民族主义进行了评价。通过这些分析，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伯林的思想，并将其与现代民族主义思潮进行对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哲学研究丛书

往昔被忽视的力量： 以赛亚·伯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张圆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昔被忽视的力量：以赛亚·伯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
张圆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6

ISBN 978-7-5161-8210-9

I. ①往… II. ①张… III. ①伯林, I. (1909 - 1997) —
民族主义—思想评论 IV. ①D095.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951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凤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02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这是一部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著作，为研究伯林的自由多元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他的“两种自由概念”改变了自由主义的一元论走向，阐述了自由多元主义的新思想，对其后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多元文化的事实，自由主义者不得不再度反思过去那些被当作根本价值观和理论前提的东西，重新寻找塑造人类生活的合法的、理性的基石；同时，也重新审视一度被忽视的维系社会或社群的纽带——共同的习惯、地域的语言、传统的宗教、伦理、归属感和荣誉感等。在这个问题上，伯林显然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作为一名活跃的政治理论家、英国的犹太人，伯林始终强调个人的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对个人自由的重要作用。

在伯林看来，无论是出于对人的尊重的需要，还是对自由的讨论，都无法回避个人和群体对地位和承认的渴望。这种渴望既不是“消极自由”，也不是“积极自由”，却与两种自由都密切相关，也同样是“人类深刻的需要和充满激情地为之奋斗的东西。它是某种与自由相近但本身却非自由的东西”。伯林认为，能够提供承认与认同的别无他物，只有民族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伯林曾提出，民族归属感不是一种迟滞人类理性发展的力量；恰好相反，它是人类自我认识、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抹杀了个体的在境性本质，忽视了情感、忠诚、社会联系等个人身份的构建因素，人就只能被抽象为原子式的、异化的狭隘自我。人的自由和幸福感不仅出自拥有个体自主权利和自由，即享有“消极自由”；当然，人们更不需要立法者为其设计的某种“最佳”的地位分配。人们所

需要的地位和承认依赖于他们所处的社群、政治机构、文化生活体现出的独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或许，正是这种民族身份获得承认的需要，使得许多族群成员宁可放弃提供他们“消极自由”的自由民主的外部管理者，反而愿意屈服于威权制度的统治之下，只因为统治者是自己的民族成员。对地位和身份的承认，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与“积极自由”相关的很多问题的回答，如“该让谁来做我的代表？”“我们应该听从谁的指令，过怎样的生活？”；同时，它也影响着人们对“消极自由”的界定，在怎样的群体或文化中生活，才不会让人们感到自己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受到侵犯。

有关民族归属感与自由的关系的论断，给伯林自己，也给 20 世纪乃至 21 世纪的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我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需要？如何处理无差别的个人自由权利与差异化的民族主义诉求之间的矛盾？伯林自己的回答是模糊的，其中既有他相对保守的对民族主义的认知，又掺杂了大量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践主张，以至于我们在阅读时常常发现，伯林对民族主义的论述似乎杂乱无章，甚至有点自相矛盾。

与他的《两种自由概念》不同，伯林的民族主义观少有长篇大论，多散见于他的访谈、对话、广播录音、观念史研究等资料当中，表现在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活动中。唯有在“民族主义：往昔被忽视的与今日的威力”一文中，伯林着力论述了他对民族主义的看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主义不仅被 19 世纪那些著名的政治预言家们所忽视，也被当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无视；然而，“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支配了大多数主权国家在联合国会议的行为，这种情况比国际联盟时代尤甚。”被视为“欧洲的一段小插曲”的民族主义不但没有逐渐衰亡，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民族、一个多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未来走向，且这种影响力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消退的迹象。在现实中，伯林积极主张以色列建国，倡导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家园，给世界犹太人一个精神的寄居地和实质的民族国家，但他始终反对将文化的、政治的民族主义引向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反对以战争、暴力和极权的方式来实现民族主义诉求。

今天，民族主义仍然是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而敏感的话题。巴以冲突的枪炮声依然不曾断绝，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极权

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民族主义依然以各种变形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重读伯林的上述宏文，仍然不得不叹服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洞见。的确，从 20 世纪到如今，民族主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日益呈现出更为多元化、复杂化和交叉性的态势，渗透到人类政治生活的每个角度。可以说，这股“往昔被忽视的”力量似乎可以与各种思潮结合起来，并借助其他思潮的力量越来越展现出“今日的威力”，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再度关注伯林民族主义思想的原因所在。

张圆的这部新作，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历史关系入手，分析了 18、19 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从相伴相生到相互冲突的演变原因，勾勒了伯林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背景，并详述了伯林自由多元主义思想及其对伯林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继而剖析了伯林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伯林对民族主义的定义，以及伯林民族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关于“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区分；详细阐述了伯林以降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诠释了伯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对 20 世纪、21 世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最后，作者还介绍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当代的实践，简要概述了当今世界各国都面对的主要民族问题、民族主义的诉求（如民族文化自决权、特殊代表权、民族自治权利、民族分离主义等），以及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应对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遵循了伯林一贯喜好的从观念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进路，呈现给读者的不仅有伯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还有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主张，也介绍了伯林自身的民族情感和归属感的需求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从本书的论述，我们不仅可以系统而全面地了解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还获得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理解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新视角。

因此，我十分乐意向读者推荐这本《往昔被忽视的力量——以赛亚·伯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希望能够从中分享对政治哲学相关问题的思考。

顾 肃
2016 年 1 月于南京

目 录

导论	(1)
一 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4)
二 以赛亚·伯林之前的自由主义学者对民族和 民族主义的研究	(16)
三 伯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现状和发展	(18)
四 关键词	(22)
五 本书的结构	(27)
第一章 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31)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历史回顾	(32)
第二节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演变	(35)
一 自由民族主义的兴起	(36)
二 自由民族主义的衰沉	(39)
第三节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	(42)
一 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	(42)
二 自由主义普遍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态度	(47)
三 民族主义的威力	(50)
小 结	(53)
第二章 价值多元论与自由多元主义	(55)
第一节 价值多元论	(56)
一 反对理性主义一元论	(57)
二 价值多元论思想的来源	(60)
三 价值多元论思想的基本构成	(65)
四 价值多元论对自由主义一元论的驳斥	(74)

第二节	自由多元主义	(76)
一	两种自由概念	(77)
二	价值多元论对自由主义的证成	(84)
	小结	(94)
第三章	民族主义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97)
第一节	伯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98)
一	生命中的三条主线	(98)
二	多元主义人性观	(102)
第二节	民族主义的起源	(104)
一	民族与民族情感	(106)
二	民族归属感的需求——“曲木”	(111)
三	受伤的民族情感——“弯枝”	(121)
第三节	民族主义及其特征	(125)
一	什么是民族主义	(125)
二	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	(127)
三	民族主义的四个维度	(131)
	小结	(136)
第四章	两种民族主义概念	(138)
第一节	人性的曲木——温和的民族主义	(139)
第二节	反弹的弯枝——进攻性民族主义	(147)
一	德国人的耻辱感	(148)
二	进攻性民族主义的精神模具	(153)
三	精神模具的现实化——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最初表现 和最终结果	(163)
	小结	(172)
第五章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175)
第一节	伯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176)
一	理想的民族主义形式	(176)
二	自由多元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178)
三	伯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矛盾	(184)
第二节	自由民族主义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192)

一	自由多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	(192)
二	自由民族主义的定义	(196)
三	自由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	(199)
第三节 自由多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互证成		(204)
一	自由民族主义的合法性——与公民国家主义相比较	(205)
二	自由民主国家中民族主义的必要性	(216)
三	自由民族主义需要自由主义基本理念	(231)
小 结		(240)
第六章 自由民族主义的实践		(243)
第一节 民族文化权利与文化自决		(243)
第二节 民族自治与民族分离主义		(249)
一	多种族权利、特殊代表权与宽容	(251)
二	民族自治权利与民族分离主义	(251)
第三节 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团结与合作		(256)
小 结		(259)
结 论		(260)
参考文献		(266)
后 记		(284)

导 论

在过去的近两个世纪，西方国家在政治走向和权力基础方面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形式逐步取代了之前存在过的其他国家形式，如城邦、帝国、神权国、殖民地等，这种国家民族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一方面，国家民族化催生的民族认同感消除了同一社会中由于社会阶级、阶层差别产生的社会成员差异和不平等，促成社会成员产生共同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这正是现代西方社会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力量，国家的民族化走向使得 20 世纪成为“民族主义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自由民主国家成为西方社会主流的国家形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民族问题在自由民主国家内部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如，在多民族国家内部，由于少数民族的领地要求、语言和教育的表达、习俗和宗教信仰差异和不同诉求等差异和矛盾，引发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理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间的关系也日益成为影响政府制定和修改民族政策的重要因素，如美国、加拿大的原住民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分离主义、西班牙巴斯克运动、南非族群运动，等等；民族主义问题的加深和激化也不断产生出不利于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因素。

另一方面，对民族权利的诉求也导致了 20 世纪绝大多数战争和内战，民族主义成为两次世界大战及二战后大部分战争的根源——民族主义不仅为民族间或国家间将矛盾诉诸武力提供了一系列依据，还为战争的爆发营造了必要的环境。回顾人类近代史，在 20 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发端于巴尔干半岛，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半岛的民族矛盾瓜分利益，诱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主要是一战结束到二战结束这一时

期，亚非拉国家人民借民族运动之机，摆脱了殖民地的境遇，赢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后期）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到了20世纪后半叶，无论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和地区，乃至非洲、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无论国家意识形态如何、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程度高低，都不得不直面民族主义的挑战。由民族矛盾引发的冲突甚至战争不断上演，直至今日并无消停迹象：北爱尔兰冲突、巴以冲突、印巴冲突、前南斯拉夫冲突、两伊战争、南非种族斗争、车臣战争、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运动、斯里兰卡泰米尔独立运动、德国“新法西斯主义”的回潮，在卢旺达甚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这些冲突、战争、屠杀无不是民族主义的恶果，给当地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可以看出，20世纪的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总体上呈现出范围越来越广、矛盾越来越深、诉求越来越具体的趋势。

2014年伊始，民族主义运动及与民族主义相关的一系列国际事件就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3月，乌克兰联邦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议会宣布脱离乌克兰独立。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以将近97%的赞成票决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一时间，乌克兰这个东欧国家成为世界大国关注的焦点，北约国家和俄罗斯都对此表示强烈关注。公投后，美国和欧盟相继发表声明，称公投违背乌克兰宪法和国际法，不会承认其结果的合法性，并支持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地区实施经济封锁。一年多以来，乌克兰地区冲突愈演愈烈，一次看似“任性”的公投升级为“冷战结束以来最激烈东西方冲突”，美国、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和抗衡已经远远超过了一次民族独立运动的本意，也让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动荡最终演变成为全球性政治危机。

2014年4月7日，非洲国家卢旺达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纪念和反思1994年部族大屠杀惨案^①20周年。4月8日，西班牙众议院就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以299票反对、47票赞成、1票弃权的结

^① 1994年4月6日至6月中旬，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进行了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80万—100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占当时卢旺达全国总人口1/9以上。大屠杀甚至得到了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大量当地媒体的支持。

果否决了为加泰罗尼亚独立举行全民公投的草案。

还是 2014 年，面对即将开始的苏格兰独立全民公投，为了挽留住苏格兰，并争取尚处于摇摆不定状态的 1/3 苏格兰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在 2 月 7 日发表讲话，呼吁全国人民为留住苏格兰努力，并告诫全英国的人，如果苏格兰分离出去，将会影响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影响每一个英国人。虽然公投尚未开始，但英国政府表示，无论结局怎样，都会尊重公投的结果。苏格兰政府于 9 月 18 日就苏格兰是否应该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独立出来举行全民公投^①。9 月 19 日，苏格兰独立公投计票结果公布，共计 1877252 名选民投了反对票，占投票总人数 55%。根据投票结果，英国继续得以保持统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苏格兰独立运动的终结，公投结束后，苏格兰获得了伦敦给予的最大自主权。与此同时，这次公投还带来了后续的一些影响，如英国的“核心城市”（Core Cities UK）^② 也要求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还是 2014 年，在东南亚地区，缅甸政府与各类反抗势力的武装冲突也有明显的上扬趋势。缅甸是历史上的多民族国家，拥有 135 个民族。占人口总数 65% 的缅族与其他较大的少数民族，如克伦族、掸族、克钦族、钦族等少数民族长期共存，但缺乏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各少数民族大多保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少数民族武装与政府军之间长期发生着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与缅甸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同时，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诉求也在不断增加，尽管多方寻求和平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案，但缅甸政府和少数民族群体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相互容纳的共同点，达成实质性的谅解与共识。

通过以上为数不多的案例，我们不难看出，民族和民族主义这一话题，持续影响着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格局和国际政治生活，任何国家、地区，任何民族都无法直面民族主义带来的问题。正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所说：“在当今世界上，它是最强大的运

^① “Scotland to hold independence poll in 2014 – Salmond”. BBC. 2012 年 1 月 10 日。

^② 英国的“核心城市”是指除伦敦以外的十个地区性大都市的联盟，包括伯明翰、布里斯托、利兹、谢菲尔德、利物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诺丁汉，以及新近加入的卡迪夫和格拉斯哥。

动之一，在某些地区甚至是唯一最强大的运动。”^① 绝大多数主权国家的许多行动都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1945年至今，民族主义不但没有如许多世界主义者所愿迅速衰落，反而呈现出相较二战之前更丰富的形态和更复杂的发展趋势，让人目不暇接。本书将主要讨论著名自由主义者以赛亚·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其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作详细分析，并展望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在当今世界处理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积极作用。

一 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一直以来，经典自由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甚至更为激进的共产主义，都认为民族主义不过是人类不成熟阶段的产物，是理性主义暂时受挫的后遗症，认为民族主义及其问题会随着人类的进步最终消亡，民族主义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假问题。的确，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伴随人类文明产生的，而是近400年^②（伯林认为，现代民族主义缘起于16世纪法国对德国及德语地区人民的压迫和受压迫地区德意志民族的反抗。）才出现的。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征兆显示民族主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消亡，相反，民族主义与当前世界形势联系越发密切。尽管民族主义已经在世界政治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学界对民族主义的重视却是近三四十多年的事。按照伯林的说法，学者们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军事工业化、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但谁也没能预见到民族主义会影响20世纪的整个后半叶，也没有谁料到民族主义会成为冲击自由民主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巨大潮流。如何化解民族矛盾、解决民族冲突、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等课题已经使民族主义成为摆在政治哲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热切话题。

然而，我们能够找到的20世纪之前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献非常有限，毕竟在当时，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且通常意义上我们讨论的近现代民族主义也还刚诞生不久。要追溯民族和民族主义研

^① [英] 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页。

^② 注：民族研究的现代主义观点多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在18世纪，随着欧洲社会的部落主义消沉而兴起的，表现为爱国心和民族意识的混合体。

究的历史，我们可以查阅安东尼·史密斯（A. D. Smith）所著《民族主义：趋势报告与文献目录》（*Nationalism: A Trend Report and Bibliography*）（1975）一书，此书详细收录了1973年以前关于民族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家们率先开始关注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卡尔·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 1854—1938）就既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拥护者，又是民族主义者，其一生都怀有亲捷克的民族主义情愫。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也在大量著述中表明了自己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看法，提出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和民族自治的思想，认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彻底解决世界民族问题。此外，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1914），奥托·鲍尔（Otto Bauer, 1881—1938）的《民族主义与社会民主》（1907），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等著作，都直接讨论了民族主义、民族问题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对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家大多持乐观态度，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解决世界民族问题、实现世界和平统一的唯一路径，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模式必将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最终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消灭剥削阶级，还会消弭人们之间的民族差异，民族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虽然历史并没有按照他们设想的那样发展——相反，民族主义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影响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但是，列宁、斯大林等人关于民族主义的著述极大地影响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待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取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卡尔顿·海斯（Carleton B. Hayes）出版了非常著名的《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1931）一书，这本著作把欧洲的历史、人文、政治运动等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并对民族主义作了不同类别的划分。海斯开拓了民族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全新领域，即以“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y）来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并使被殖民的亚非拉各国也开始以此为模板展开民族解放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著作中，海斯使用了“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这个概念，概述了18、19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如边沁、基佐、韦尔克、马志尼）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和基本观点。当然，海斯所述的“自由民族主义”和本文将要讨论的现代意义上

的“自由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甚至在有的时候是完全对立的。汉斯·科恩（Hans Kohn, 1891—1971）的《东方民族主义史》（*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st*）（1929）、《民族主义的观念：民族主义的根源及背景研究》（*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 and Background*）（1944）等著作则表明，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个人将自己与所在土地、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的产物。由于对民族主义作了全新的诠释和区分，开启了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学院式论述的先河，海斯和科恩被西方学界誉为“民族主义建基双父”（the twin founding fathers）。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专门研究学者不多，大多数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论述都是在社会学、政治学中无法回避的时候才浮光掠影有些许提及，更多的是针对某国的民族状况和民族主义提出一定的见解。此外，卡尔·多伊奇（K. W. Deutsch, 1912—1992）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者，著有《民族主义与社会沟通》（*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民族主义及其替代选择》（*Nation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等著作。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著作开始大量涌现，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纷纷开始关注二战期间及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比较突出的有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1960），此书整理归纳了民族主义学说的发展史并对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及影响作了论说。此外还有米洛斯拉夫·罗奇（Miroslav Hroch）的《欧洲民族复兴的社会先决条件》（*Social Precondition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1985），他开创了论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课题。此外还有J. A. 阿姆斯特朗（J. A. Armstrong）的《民族主义形成之前的民族》（*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1982），约翰·布鲁伊利（John Breuilly）的《民族主义与国家》（*Nations and the State*）（1982），厄恩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1983），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民族主义诸理论》（*Theories of Nationalism, 2nd*）（1983）、《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1986），P. 夏特基（P. Chatterjee）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1986）等著作。这些著作都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民族主义进行

了研究和阐释。这一时期，关于民族主义的著作的主要研究角度较之以前有了大的突破，侧重于讨论民族的本质、构成、形成根源等问题，其核心问题是“民族是什么”。虽然这些著作对民族和民族主义都给出了各自的规定、划分标准（如语言、宗教、共同的居住地、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共有的历史经验等），但是，学界从未就这个核心问题达成一致，给出划分民族的客观标准，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无论给出的标准多么详尽，人们都会找到某个或某些民族的特性与这标准不尽相符。

及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民族主义似乎成了世界政治学者、社会学者研究和关注的热点。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愈加突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了苏联和东欧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这些国家和地区一直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掩盖的民族问题迅速浮出水面，成为影响这些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经济复苏以及国家安定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问题也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出现了新的倾向和形式，如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自治呼声和分离主义倾向开始增强，民族矛盾引起的社会问题与意识形态差异结合起来，使民族主义问题更趋复杂化。在这一时期纷繁芜杂的论著中，产生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讨论的主题和中心思想主要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一）民族和民族主义是想象的吗？

有些学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人为的、有目的的虚构，并不是客观的历史存在。这种观点认为，人们为了某种目的，如把人民从政治上联结在一起或为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或同为一国国民等，从而构造出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进而使人们相信他们具有共同的祖先、领地和文化，属于所谓共同的民族，进一步在政治上投射出更加集中和统一的权益属性的假设。例如，波西米亚地区本来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贵族和中产阶级都使用德语，只有平民和乡下人才讲捷克语。在构建自己民族的过程中，为了证明捷克语是捷克民族自古以来使用的文学语言，精英阶层杜撰了中世纪捷克语诗篇手稿的存在^①，而这种杜撰对培育捷克语、塑造捷克人久远的历史传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构成民族的另一个要素——共同的

^① 参见 H. Seton-Watson, *Nations and States*, London: Methuen, 1977, ch. 4.

历史来看，往往也是虚构而成的：勒南（Renan）就认为“遗忘和弄错历史是创立一个民族的基本要素”^①。由于王朝更迭、领土变迁、战乱征伐，真正具有统一文化传统的人群或许早已流散，真实的历史无法还原，现在的许多民族记忆都是为了将特定地域的人们联结起来重新编造的。

与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虚构的理论相反，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们大多肯定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真实存在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然而这种肯定又分为不同的程度和层面。其一，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社会现象，就像自然界的暴风骤雨一样，不是人力的创造，其出现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文化发展相关，也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最终消亡。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就把民族主义描绘成人类的幼稚病，认为民族主义在特性上低于人类属性或者是原始的人类属性，理性、文明的人不会受其影响。^② 哈耶克（F. A. Hayek, 1899—1992）也是如此态度，他认为民族主义不过是“我们的情感仍受到适合于小狩猎群体的直觉支配”^③ 的产物，人类可以用人性中理性的、文明的部分对抗非理性的、原始野蛮的民族性。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理论的追随者都否认民族对个人的影响和作用，不把民族和民族主义当作一个真问题。马克思在著述中反复号召广大民众认同于一种新的社会属性——无产阶级，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谋取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成员的身份才是人的本质属性，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不过是资本家发明来愚弄无产阶级、使之遵从其统治的意识形态，所谓的民族性和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仅仅是一层虚假的外衣，民族的对抗归根到底是阶级的对抗，“只要人们有清楚的认识，从而摆脱民族主义的偏见和障眼物，那么，如果面具被揭破，人们就会从中受益的。”^④ 全世界无产者的胜利是实现世界的大同，国家、民族都将随着无产阶级在

^① 参见 E. Renan, “What is a Nation”, in A. Zimmern (ed.), *Modern Political Doctrin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 190。

^② 参见 H. Dukas and B. Hoffman, *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③ 参见 F.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1976; 2. *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ch. 11. “The Atavism of Social Justice”,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1978。

^④ [英] 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